

Fantasy series



汉末浮生记

卷一 襄原驰骋上

龙鹰凌 ◆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悦孕雪数据

汉末浮生记之袁原驰骋穴、下册 雪裁鹰凌著 援—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圆园原年

腾龙奇幻书系雪

陈月苑原园怨原园缘原原缘

I 援又 援援 II 援龙 援援 III 援科学幻想小说 原中国 原当代
IV 援 圆原援缘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 穴园原第 园原原号

策 划：彭庆国

责任编辑：杨 冰、张聘梅

特约编辑：刘 智

封面设计：黄 浩

汉末浮生记之

袁原驰骋穴上、下册 雪

龙鹰凌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邮政编码：缘园原

圆园原年 远月 第 员版

南宁市桂春路 远号雪

圆园原年 远月 第 员次印刷

愿毫米 伊元愿毫米 员

圆印张 源千字

陈月苑原园怨原园缘原原缘 苑元 定价穴、下册雪 猿元



目 录

上 卷 大隐于朝

第一章	谯城豪右	六零
第二章	西园八校	六四
第三章	翰苑名媛	六八
第四章	灵帝驾崩	七二
第五章	逃离京师	七六
第六章	回心转意	八零
第七章	武功会战	八四
第八章	荥阳援曹	八八

Fantasy series



上卷

大隱子朝



第一章 谯城豪右

延药诊治十余日，新儿渐渐恢复了知觉。好在她未染伤寒，不然真是必死无疑。我去掉“伪装”，见到她醒来时喜极的样子，听着她低泣地叫我“鹰叔叔”，心中顿时充满了莫大的快乐。然而，她竟然被王允打瘸了腿！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恶毒的字眼，可以形容这些只会迫害穷人的混账王八！她还是个孩子呀，才十七岁，长得那么可爱……这样的人他居然也能下得了手吗？

小清想尽办法，仍无计可施。看我垂泪，新儿反而安慰道：“不疼的，新儿能走路就行了。”为我擦去脸上的泪，她突然又怯怯地抬起头来，“我哥哥他，是不是……不在了？那次城外……”

她漂亮的大眼睛突然盈满泪水，声音也哽咽起来。我心头一紧，竟不知说什么才好，嗫嚅颤声道：“新……新儿……”

小清无言地轻抚着她的头发。我别过头，眼泪刷地流下，“叔叔……对不起你，对不起新儿，我……我没有保护



好……你哥哥。”

新儿紧紧咬住下唇，“哥哥在梦里告诉我了。我每晚都哭，可是没有用。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新儿的错，才害得他……”

我不禁失声痛哭。两年多了，这孩子还是这样善良。我身为长辈，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死后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杨兄啊？

新儿啊新儿，你在王府受了两年多的活罪，我却不能把你救出苦海，我还算是你的叔叔吗？我发誓，定要将这全世界的快乐都献给你，永远不让你再受难了！

然而她竟未能坦然面对这种好意，反倒是处处惊怕、小心翼翼，一点不像当年那么活泼了。她会偷偷地哭泣，有时梦里都说着胡话、浑身颤抖。

我痛心疾首，心里恨透了王允。我们往东至梁国郡睢阳，才总算找到了名医，重金延聘，给新儿诊治。我亲自给她熬药，亲自喂她，更长时间在榻边陪她，哄她入睡。这样衣不解带大半个月后，她方才好转过来，脸上恢复了些血色，稍稍红润了，身体不像初时那么弱，也能够在车外享受阳光。

此时，她坐在车辕一侧，两只脚悬在空中晃荡。初升的太阳斜照在她脸上，反射出炫目的光彩。我静静地看着，心中充满了安慰和满足。突然，她快乐地笑起来，扭过头，眼中充满了惊讶与怀念。



“鹰叔叔！”她挥手叫我，“我看见一只鹿呢。”

我走过去，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远远的树林里，的确有一只动物在安详地吃草。它听闻人声，警觉而急速地抬起头，瞪了我们一眼，随后忽地转过身子跑了。

新儿欢快地笑着，要去追它。我不想忤了她的心意，便与她一齐骑马而去。小青充满爱怜地喊道：“要快点回来呀，新儿。我们就该出发了！”

我们在林中兜圈子，尽情玩耍，新儿跑得出了汗，脸红扑扑的，“鹰叔叔，还记得以前我们打猎的事情吗？”

我爱怜地看着她，“当然了。等我们到家了，你想什么时候打猎，我就陪你什么时候打猎。新儿要听话哦，现在我们回去，好不好？”

新儿颌首，依依不舍地回望了林子一眼，“我在别人家里，从来也没有跟谁出去玩过。公子定要娶我，就偷偷带我出府，但只有一次。”

我心下一动，道：“你喜欢他吗，新儿？”

新儿垂首摇头，脸稍稍一红，又变得惨白，“老爷那么凶，他却从来不敢为我求情。”

我紧紧捏拳，怒道：“什么老爷！他配么？！”

新儿吃了一惊，惶惶道：“新儿知错，再也不敢了。”

见她惊吓的样子，我真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良久，方才叹息起来，柔声道：“我是在骂王允，不是责怪你。新儿，你是知道叔叔脾气的，以后别再用下人的语气说话，好



吗？”我策马过去，摸摸她的脸蛋儿，“新儿，你是我的好宝贝，也是我们全军的小公主，放心，以后再没人敢欺负你，动你一根寒毛！”

杨新眼睛湿了起来，用力点了点头。我笑道：“回去吧，你婶婶还等着我们吃饭呢。”

回去时我发现小清神情大变，她焦急地策马看着我们回来的路，见了我先是一喜，然后叫道：“李丰，出大事了！”

我还以为她开玩笑，回笑一声，也以“齐氏”呼之。小清策马过来，避开众人，“还有劲说怪话哩，不好了！刚刚得到消息，我们派往京畿联络的人被抓起来了，宦官正准备在各地搜捕我们呢！”

我大吃一惊，新儿也吓坏了。我半晌才憋出一句：“哪来的信，可靠吗？”

小清从袖中取出一只鸽子来，“从荀攸那儿来的。只要事情紧急，他便可以放这只鸽子和我联络。无论我在什么地方，它都能找到。”

我点点头，连称赞的话都没力气说了。“还好我们没往京畿走，而是先往东找医生来了。要不然，恐怕在洛阳已遭不测了。”

忽地，我大惊道：“不好，卢横还在洛阳哩！有他的消息吗？”

小清嘘了口气，道：“还好消息及时，荀攸派人秘密送



他出城了。不过杨彪府遭到监视，我们买的地产也被统统没收。你看看该怎么办呀？”

新儿低声道：“若不是为了我，叔叔婶婶怎么会露出行藏，被人发觉呢？新儿该死……”

我强笑道：“别什么事都怪自己嘛。这是小事一件，叔叔会搞定的，你先去吃饭罢，我一会儿来陪你，好不好？”

新儿乖巧地向小清施礼，这才盈盈走开。我见她跛得厉害，不禁微微摇头。小清喟叹道：“这孩子真是苦命啊！我一定会想办法将她的脚矫正过来，让她能恢复自尊。”

我摇摇头，暂时不说这事。下马思忖半晌，我道：“宦官听说我单骑归来，哪肯轻易罢休？不过我仍是朝廷命官，皇帝又不敢公然下诏免我，所以他们必定是要在暗中行事。我们仍有希望可以逃命，关键是往哪里逃。”

商议片刻，我们先回去用些银两遣散了众仆役。放出风声西行，却暗地里继续朝东南进发，待避过这段时间，朝廷懈怠了，再想办法折回。

我将两车并成一辆，换成四马驭车，其余车马统统卖掉。一时虽车上稍嫌拥挤，但目标小了，惹人注意的程度也降低了。

小清购置了弓箭、刀剑用以防身。我最担心新儿，不能让她再出什么差池。然而，至沛国建平时，危险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 ※ ※ ※

因路上随时有官兵巡查，我便将大车停在城外，自个儿偷偷溜进城内购买食物。小清再三叮嘱，我想自己有张假面，又是白天，定会平安无事。不料，刚进城没多久，便有人大叫捉贼！一时间，多少人惊惧地看着我，闻声而至的众多兵卒也从四面八方围过来。

我大吼一声，拨开人群狂奔，心中却不知是怎么回事。心乱如麻地想到：这下子糟了，明明化装化得很好嘛，初时连小清都赞过，现却为何这样？

疯狂越墙跳进巷里时，我才发现街巷边上张贴了好些画像，却皆是我化装后的相貌！

我紧跑几步，明白过来：王允告官，以及某人被逮后招供，定是绘出了我化装后的样子！哦，我真是呆头鹅！硬是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一点。怪不得，一路上有许多人认出我来，害得我有城不能进，有钱买不到吃的。要不是今天实在饿狠了，也不至于……

我左冲右突，闯进一条深巷之中，再猛然扯面，揉烂假皮，丢进沟里。此时，四下抓贼的锣号越来越清晰，有脚步声往这里疾冲而来！我刷地把外衣也扒了，丢到民居的屋顶，然后扑到沟里连连打滚，顾不得那脏兮兮的泥水，还把头发也漂揉得乌七八糟。

眼见追兵紧急，我强压惧意，不退反进，装出虚弱的样



子，缓缓地又往回走去。

好险哪！还未等我走到巷口，许多持戟兵卒四下围来，冲进巷子。他们甚至还问我是不是看见一贼从巷里穿过去。我装作哑巴唔唔点头，随手一指。少顷，又同时来好几批骑兵，四下强入民宅搜寻。无数围观的人群将这里堵得水泄不通，不过此时我已是“面貌大变”，又混在看热闹的人群当中，一副乞丐模样，故全然无人注意。

巷外出口被严密封锁了。糟糕的是，那些兵卒终于发现了我摔在屋顶上的外衣！那时我有一种发足狂奔的冲动，但我又知道此时一动，根本是无处可逃，必然横尸当地！

官兵分散开来，挨户盘查，又冲来拳打脚踢地将人群遣散，并逮捕了几十个长相、身材都似我的疑犯，边问边拷打。我因为装成乞丐光着上身，也被列为怀疑对象，平白无故地吃了顿鞭子。

几名兵卒在我脖子上拴上铁链，牵着走了。我见人群众多，心道：如被带进衙署，我有十条命也不够用啊！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不顾廉耻，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口吐白沫”，四肢抽搐着倒在地下。

我身上肮脏恶心，一时百姓无不惊哗。兵卒们报告官长，那人呸的一声，挥起长鞭狠狠抽了我两鞭，见我仍在抽搐挣扎，不为所动，便掩鼻道：“拖出去，丢到城外喂狗！”

我强压疼痛，伪作假死之态。不多时，便被几名士兵摔



到一辆破车上。

我一动不动，然而，鼻腔内闻到的竟是刺鼻的臊味！这竟是辆粪车！大轮辘辘，粪便从高桶里不时颠出，泼翻在我的身上，我恶心欲吐，耳听驾车人叱喝着几名奴隶，令将屎尿以及动物粪便搬上车来。长鞭击打那些人的背部，声音清脆而响亮，便如同打在我身上一般，每响一声，我便颤动一下。

不知过了多久，车子才驶出城外，我蜷缩着身子之际，突然有一名奴隶跑来，用袖子在我身上擦擦。我方睁眼，那人便在我腿上狠咬一口，痛得我大叫起来。天！这家伙要吃人呢！我望着他白森森、带着血丝的牙齿，吓得猛跃下车，狂奔不止，耳边兀自听到那赶车人狂叫道：“快抓住他——”

我穿梭在树林中、野地里，腿上还有那奴隶清晰的咬痕，疼得无法忍受！流血倒是无所谓，但那人麻木而令人发指的行径，反倒让我更觉得无比恐怖与惊悸。我不认为有什么刑罚比吃人更为残忍的了，可在此时，吃人只是活不下去的人们必然的选择而已。如果是我，面临着生和死的关头，我想我也会这么做。

※ ※ ※ ※

当我奔回小清、新儿的隐匿之所时，她们都吓哭了。我



吩咐赶紧走，先别管我的狼狈样子了！我们气急败坏地逃至荒郊野外，找了个池塘，我便扑通一声猛扎进去。

小清、新儿坐在塘边。我用力地擦洗头发、身子，虽然心下大爽，但被咬过的大腿却更加疼痛。她们听我讲起今天的遭遇，担心得差点叫起来，新儿更捂住脸道：“鹰叔叔若有危险，新儿只好一起去死了！”

小清也不由得后怕，“真不该听你的，让你独自去城里买东西。我见你回来时那副尊容，差点就要昏过去了！”

我“嘿嘿”一笑，新儿却“嚶嚶”地哭起来。我知道自己吓着了她们，略感抱歉，又叹了几声，忖道：没想到智者千虑，竟有了一失，好在毕竟把老命保住了，总算没输个精光！哈哈一笑，我便把那奴隶怎样看见一堆好肉，怎样擦了干净，怎样下口，怎样和我一起放声尖叫，怎样差点昏过去的故事绘声绘色讲了出来，她们吃惊地捂着嘴听，最后一块儿笑出声来。

我洗得十分干净，绑扎了伤处，然而亦只有光着上身的份儿。晚上，新儿睡着了，小清这才偷偷偎到我怀里，笑道：“你还是保持原来的模样好，既没人抓，也让我看得顺眼些。”

我细品着她的话意，忽然失笑，“难怪我化了妆，你就很少理我，原来是看我不顺眼哪！乖乖，那以后我变得又老又丑，你还不把我杀了？”

小清咬着下唇，刮刮我的鼻子，柔情似水，“尽不说好



话，我怎么会那样？你今天能平安归来，我就放心了。真怕夫君被宦官抓去了呢，说不定张让会把你像颜复一样烹了吃。”

我浑身一哆嗦，道：“你别吓我！真被他逮住了，我立刻咬舌自尽，也决不受辱。这狗太监，一点人性也没有。”

小青笑咪咪地道：“别怕嘛，我怎么舍得你被他们吃掉呢？”

我们亲热了片刻。小清问起以后的行程，我皱眉道：“折向西南吧！既然已经被发现，再往东走无异于自寻死路。南下就是谯县，从那里向西，经陈国、颍川就到达司隶了，绝对出人意料。谁会相信我们又回去了呢？”

忽地我又想起一件事，“对了，曹操是谯人，我们正该顺道去拜访一下。”

小清奇道：“他不是当官吗？”

“那是他爹太尉曹嵩，虽然才两个月就被人换了，也算是风光了一回。这年头，买官成了时尚，除了我先公杨赐有点样子，其他的都是滥竽充数。曹操原本的确在当官，可惜得罪了太多人，也包括张让、赵忠，所以才不得不避归乡里。上次听何颀讲，曹操是能定天下的奇才！嘿，也只有他这么夸，别人提到曹操，眉头早就皱得跟蚯蚓一般了。”

小清问起其中掌故，我遂娓娓道来。她格格笑道：“这么说，曹操是个浪子嘍！夫君跟他倒是挺像的。”

一语激起我心头无数思绪：的确，我就是这样的人。但



不是我像曹操，而是曹操像我，这才能够成就大业，立下彪炳千古的功威。当然，如果没有乱世这种机遇，想成为豪杰，也是不可能的。正是有了这种战争频仍、社会纷扰的局面，方能造就出如此璀璨夺目的新星。“英杰辈出、才士萃集”，正是这个时期的真实写照。

我禁不住感慨万千。小清觉察到我情绪的变化，嘟哝道：“别想了，快睡吧。明天一早我们便赶路，不就能早些见到曹操了吗？”

我见她仍是“佷而不去”，打趣道：“现在我坐着，你睡着，好舒服呢！还抱得那么紧，嘴里却嚷嚷着让我睡。我睡得着吗？！”

小清脸一红，直起身柔声道：“就你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人家……人家不过是……”

我笑着凝视她，“不过是什么？”

※ ※ ※ ※

谯县郊外。曹宅。

曹操家是典型的坞堡结构。土壁高峻，上有望台伸出女墙，壁上防御战垣层层凸出。土墙稳重厚实，外面有一圈深深的沟堑，已积满流水。内外交通，都需经过看似简陋，却十分耐用的小小吊桥。

其宅东面是一方大塘，杨柳成荫，两条大路从塘堤左右



引出，直通县境。其西有小丘，丘下五谷丰茂，田埂中间插的桑树大都已枝繁叶茂，果实累累，许多人正忙着采摘，并割剥树皮。水田延伸至北方远处，望不着边，田中佃民挥汗如雨。正南不远，是几处林苑，看来属私家猎场，平日里绝无人迹。

我将大车停于池塘边，笑道：“清儿，你且与新儿小坐片刻，我去去便回。”

小清不乐意地道：“这次不会像上次一样了吧？”

我装出一个鬼脸，笑道：“放心，曹操跟别人不一样的。再说，若是情况紧急，我会叫的。”

小清不由得扑哧笑了一声，“好了好了，你去吧。瞧你这个样子，我真是有气也发不出来了。”

新儿叮咛着道：“鹰叔叔要当心啊。”

我应了声便去。至堡口，我大叫起来：“里面有没有喘气的？出来！”

堡上几个人探出头来，面面相觑，议论道：“这人胆子倒是不小，敢在咱们曹府放肆叫喊。”

一人指点着，“竖子何人？不通名报姓，休怪老子一箭射了下来！”

我仰头道：“大胆！我是来找阿瞒的，叫他快出来见我！”

那人听见我大模大样地叫着主人的小名，吓了一跳，赶忙缩回头去。等了半晌，才见门嘎吱一声往两边大开，吊桥



缓缓放下，一个仆役探头探脑地道：“客人是来找家主的吗？我家主人请你先进去。”

我佯装生气地道：“曹操没有脚吗？叫他亲自来接我！我万里迢迢地过来见他，没想到他竟然还给我摆架子！”

那人吃惊不小，又往回奔去。隔了片刻，一个穿着高贵的老者与十多名家仆匆匆迎了出来，含笑施礼，“老朽乃府上总管，家主请先生先到厅中用茶。”

“你们主人呢？”

老者面露尴尬神色，支吾道：“家主正在沐浴，所以……”

“你去告诉曹操，如果他真想配得上‘治世奸臣、乱世英雄’的称号，就非得拜师学艺不可。如此待客，又怎能不让世人心寒呢？”

老者满面惶然，又复退去。又少顷，只见一位身材健硕、中等个子的汉子，光着上身，头发湿漉漉地盘在头上，还来不及穿鞋，光着脚便跑了出来。他生得两道长眉，天庭饱满，姿态雄奇，骨相高贵。一张脸上满是惊疑之色，长揖到底，“呃，孟德迎客来迟，恕罪恕罪……”

我见他年纪已是三十出头，下颌须髯飘飘，不由喟叹起来：若是曹操再年轻一些，说不准还真能统一天下呢。我双目一瞪，道：“阁下年在我上，却是整日射猎洗澡，无所事事。难道不知光阴为贵，生命有如白驹过隙，一晃即逝吗？”

我见他若有所思，慌忙拜谒的样子，淡淡一笑，“然曹